

乡愁缕缕

■苏辛

我们村的田地分布在北、东、南三个方向，平时也就称呼为北地、东地、南地。北地在村庄的正北方，水利工程修建得最完备，土质也最好，基本都用来种小麦，其中又有一小块地，分给各家做菜园。东地已经出了村，在村级公路的南侧，其实土质也不错，原先也是种小麦。后来人口增多，渐渐都盖成了房子。南地位于村庄东南，在山上，因为稍微干旱一些，多用于种红薯和玉米。

多年前，村人除种植小麦、玉米、红薯外，还种过其他一些作物：早稻、高粱、油菜、棉花、芝麻、大豆……这些都是非常普通的植物，长田野里，却有着不那么普通的美。

春天油菜花开了，从田边起，就翻滚着黄灿灿的花潮。油菜花的黄跟麦浪的黄不一样，它特别明亮、特别轻盈，像一朵巨大的亮黄色的云不知为何停在了地上，又可以随时飞走。油菜花的后面是一大片大片的返青麦田。喝

饱了春水的麦苗墨绿，风吹来时顺滑地起伏波动，为油菜花隆重的香气让路。粉白的菜粉蝶飞得并不太伶俐，只是娉娉婷婷、不慌不忙地在黄色的花海中起起落落。另一种常见的灰色蝴蝶比菜粉蝶小一半，翅膀上一层隐约的蓝光闪闪烁烁，它比菜粉蝶机灵得多，几乎抓不住。相较而言，菜粉蝶像是蝴蝶中的闺秀，而它是俏皮的红娘了。

我们从田间走过，随手折一枝油菜花，大人看见了会随口训斥两句，但也并不当真。第二天洗干净一个墨水瓶灌上清水，带一枝春天上学去。

油菜花凋谢、结荚、成熟、收获，麦苗则飞快地长起来。麦子的花微小，麦穗上像是挂了一粒粒黄白粉屑。拔高了的麦苗不再嫩绿，而是青白色。麦穗结构复杂，光影也因此细碎。麦子成熟时，田野一片焦黄泛着白光，风过过半干燥的麦秆微微摩擦，发出轻微的金属之声。

夏日，蝉隐于高树之上长嘶。从树下走

过，偶尔会有小水滴落在脸上，那是淋上了蝉尿。不知名的虫子坠着一条晶亮细丝在半空悠荡，不知何时虫子不见了，唯剩丝线随着空气颤荡。初生泡桐树干仅有小指粗，叶子却有蒲扇那么大，孩子掰下一片挡在头顶做伞，满头都是清苦的植物气，很快厌了，随手扔在路边。

红薯在夏天长得飞快。藤子抓住湿润的土地，生出洁白微红的不定根。有的还开出一朵淡白的小花来，娇柔无限。然而这蓬勃的生命力是异端。孩子们持一根短竹棍，把红薯藤统一向左挑去，扯断不定根；过几天，再统一挑到右边。

坐在南地树荫下远望，看见水汽从大地之中蒸腾而出，透明气流搅乱空气，景物发生细微的扭曲。南地水渠里的水被晒了半天，男孩们都跳下去洗澡。女生们只能看看而已。

北地九队某一家，有一处小小的水塘，种了荷花，粉色的、白色的，一朵朵。不敢去要，某日看见堂姐用玻璃瓶养了一枝花苞，是

那家跟她年龄相当的女孩送的。

水渠里游动着成群群的蝌蚪，比鱼好捉。傍晚时蜻蜓成群，忽聚忽散，如机群悬浮于人头之上。蝙蝠飞得很高，燕子飞得很低。

秋来玉米成熟，被砍倒的玉米秆暂时摊在地里。翻动一下，会蹦出许多黑蚱蚱。我家的黄狗跟着，一口一个吞了十几只。我和弟弟用狗尾巴草穿了两串蚱蚱带回家去喂鸡，顺便再扔给狗一只，它却不吃了。

去东地收红薯，结束时已是傍晚。我从路边揪了一丛黄色的野菊花，摇摇摆摆往回走，一只黄蝴蝶悄悄落到花上。我屏住呼吸，不信自己能抓住它，然而左手轻轻笼上去，再张开一道缝——它就在我手心。

冬天的田野并不十分萧瑟。树木们固然都脱尽了叶子，麦苗却还青着。偶下一场雪，遍野洁白，安静极了。这个时候，你下地去走走，用脚随便踢开树根下的积雪，就会发现荠菜已经准备好了三四片嫩绿。

下一个轮回，就在这里，等待着展开。

岁月凝香

最后一朵黄月季

■雨茵

河畔一隅的棕榈树下，种有三五株月季。花色有金黄的、粉红的、黄中带粉的，从每年五月开始嫣然绽放，在暖阳和萧萧的寒风里一路轰轰烈烈地开过去，花色娇媚可人。

冬日，我偶然步至坡上，见那些月季已然残败，叶落殆尽，只有些零星四散的花托伫立枝头，仿佛在证明曾有一朵朵美丽的花来过。满目萧瑟中，一个如玻璃弹珠般大小的黄色蓓蕾在枝头踟蹰不去。天气寒冷，这朵错过温暖时节开放的花也许等不到盛开了，它纵有柔若凝脂的花瓣和芬芳袭人的花香，恐怕也只有一层层地紧紧包裹在一起了——如若展开，又怎耐风寒？

时光如流，在人们对旧时光的百感交集中，新的一年翩然来临。

元旦节这天，我走上山坡放眼一看，那几株月季枝影横斜的憔悴映入眼帘：所剩无几的叶子稀稀拉拉，几乎光秃秃的枝条仍不屈地直指苍天。有些开过花，已由从前的明媚鲜艳风干成黑色皱褶的一团瑟缩在枝上——不知是不忍看花落而枝条的形单影只，还是因为难舍故枝，所以一再羁留，直至花容失色，也仍仍滞留不去。我走近一看，枝叶一角，曾经的黄色蓓蕾竟然开放了！虽然只是小小的一朵，但它终于没有将美丽与馨香深深掩藏，在清冷中毅然绽放。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凛冽寒风中，娇小的花朵骄傲地仰首向天，在北风中起舞舞弄清影。

这朵黄月季，是这几株月季枝上的最后一朵，却是新一年里我看到的第一朵盛开的花。我没想到它还会开放。我以为，那朵花苞会一直缩成一团地待在枝上——因为不曾开放，既不甘心离枝而去，却又难敌寒凉，就只有无奈地“抱香枝上老”了。但它在数九寒天中，在新年的第一天，终于迎风怒放。

这最后一朵月季，是温暖阳光的金黄，像一个小小小的没有光芒的太阳，照耀着周围的枯枝败叶，与五月初次开放的第一朵同样令人欣喜。只不过，五月的第一朵告诉人们：此花开后，其他月季花将会陆续开放，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将是一番番赏之不尽的美丽。这朵月季在这个严冬独占鳌头，以其稀有而更显珍贵，它在寒风中摇曳生姿地无声宣告：作为一朵花，自己不曾辜负光阴，也不曾辜负生命，草木对生命的认真与执着，真让人动容。

二

北风中，那最后一朵黄月季在中午难得的暖阳中开得正好。不远处，清脆悦耳的石琴声宛转悠扬。两鬓斑白的老吴正低着头，手拿一把细长木杆、顶端嵌有乒乓球般大小的石锤，锤起锤落，乐音袅袅。他已敲击石琴半月有余，即使天气日渐寒冷，仍打开琴盒，全神贯注地演奏。因为琴音如环珮叮当，也因为石琴难得一见，便常有路人驻足凝视。

这个处于人生暮年的老人喜欢音乐，曾拜师学艺但因年纪大被拒而开始自学。以前他卖鸟卖猫狗，闲暇时便静坐学琴，店面拆迁后，他仍在附近商家门口端坐抚琴，每日乐声不断。近年来，他自学了拉手风琴、弹电子琴、弹电吉他、吹口琴，最近又新买了石琴在日日练习。半月前，我路过时，他刚在试奏石琴，琴音虽清亮却断续续续不成调。如今，新的一年来临了，老吴也能在石琴上手击打出一首首如《东方红》《兰花》这类简单的乐曲了。

老吴说：“即使有人砍了我一只胳膊，我还有另一只，也仍会弹下去。”老吴还说，他救助了一个衣食无着的新疆人，帮他开了家饭馆，生意还可以。老吴又说，刚才他又给桥下的聋哑流浪汉买了几个饼——“人活着总要干点啥，也要多做点善事……”

正午的阳光下，那朵小小的黄月季热烈地开着，明艳着余生，也照亮了周遭的萧条；如那朵黄月季一样的老吴，也尽力让余生如花盛放，温暖身边的人。

挚爱亲情

心愿

■如雪

坐上地铁，一个背包的小个子男人挤在我前面坐下了。他把已经看不出是黑色还是灰色的背包放到脚下，很刻意地往前倾着身子，两只手交叉着伸在前面，避免接触别人。

“这个，是开往机场的地铁吧？”他试探着问身边的人。听到别人肯定的回答后，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说：“我没坐过地铁，这是头一回。”

“跟着我走，我也去机场。”一位拉着扶手低头玩手机的小伙子抬起头说：“坐飞机去哪里啊？”

“回家，家是重庆的，我今年五十了，还是头回坐飞机。孩子说让我坐飞机回来，享受享受。”

“是你儿子给你订的机票？”

“是哩！我是打工的，没文化，也不会买。”他扭头和拉扶手的小伙子说着话。

“拿了工资回家干啥？”一位女乘客问。

“攒钱让孩子上大学，好好学文化，建设国家。我们这辈人不错了，他们这一辈都要有文化……”

我忽然想到了油画家罗中立的《父亲》。面前的这个人，除了脸上的皱纹没有油画上父亲的皱纹多以外，肤色与油画上父亲一样黝黑。

儿子的心愿是帮父亲订机票，让父亲坐上飞机回家；父亲的心愿是攒钱供儿子上学，让儿子有了文化可以更好地建设国家。这样的父子，在中国，有很多。明年，我也要给父亲订一张机票，满足父亲坐飞机出游的心愿。

往事难忘

■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村小学要求上早晚自习。村里孩子会三两成群结伴回家，到家时也就晚上八点多，且各家各户都还亮着灯，我从没在上晚自习回家的路上感到害怕。

可早自习就不一样，尤其是冬天的早晨，村子里又冷又黑。我们五点半就要起床，六点多赶到村小学，这样才不会迟到。那时候，从家到村小学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大柏油马路，路两边居住的人很多，但距离远；另一条需要穿过巷子的一条小道，路很窄也很偏僻，可到学校距离会缩短一半。虽然胆子很小，但有时在快要迟到的情况下，我还是选择穿过巷子去学校。一次冬季要上早自习，我一觉醒来，扫了一眼

心灵感悟

■王海涛

人生如四季，转眼我的季节也到了秋天，总会感叹时光匆匆岁月无情。

到了人生秋天的我，尽管心理上的温度依旧停留在夏天，可年龄的画板上已经涂满了秋天的色彩。青年时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英雄气概和“仗剑走天涯”的侠客豪情，经过许多年后，已如生活和时间的一碗凉水倒进开水中般沉寂下来。

处于人生春天时的自己，犹如一只刚学会飞翔的雏鹰，俯视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总认为天空不算高、海洋不够宽，即使是一块砖头，似乎都长着翅膀，只要刮起一

纸短情长

■鲁斌

贤德是我的一个球友。出于尊重，大家都习惯在“贤德”二字后加上“哥”字。

大概是2007年前后，我开始痴迷打乒乓球，把本市的几位乒乓球高手都当成偶像，闲了总是找他们学习基本功。一次我去会场上练球，无意中与贤德哥切磋球技，才慢慢熟悉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贤德哥算是本市业余圈有名的几个顶尖高手之一。这样算起来，我们认识有十三年左右了。

自开始打乒乓球以来，我认识的球友有几十个，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水平有高有低，性格脾气也是千差万别。我打球的初衷

生活写真

■王秀平

2018年，我和闺蜜兼同事浩到云南旅行，我俩被地导安排在温馨、干净的家庭式小旅馆里。晚上，我俩在房间面对面聊得正欢，浩手机响了，正眉飞色舞的她面对手机话筒声音一下子变得特别温柔。她和老公的电话粥整整煲了十多分钟，其间她一脸笑意，声音更是温柔。

“难怪你的家庭幸福美满，老公事业那么兴旺，原来是有你这么个贤内助。你得好好给我传授传授治家驭夫之道。”我开玩笑道。提起治家，浩一脸自豪地说：“结婚二十多年，我俩从未红过脸，他负责挣钱养家，我负责打理家务。他主外，我主内。我觉得一个女人最大的成功，就是能让一家人和美、健康康康……”

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些往事：单位派我们参加培训，明明她比我发挥得好，更适合上台演讲，最后她却放弃了；单位组织去三亚旅游，她以怕坐飞机为由没去；我劝她考驾照，她

乡野余韵

岁月深处的温暖

挂在堂屋里的钟表，发现马上就要迟到，我匆匆穿上衣服飞奔着朝学校赶去，为省时间，选择了走路程很短的巷子。

巷子黑漆漆、静悄悄的，虽然手里有个手电筒发着光，但心仍如上了岸的鱼一样跳个不停，总感觉身后有人跟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小巷坑坑洼洼的土路，我不顾一切向前跑着。不经意间，前面出现了很亮的灯光，原来是巷子里的一户人家亮起了灯。

借着灯光，我一点都不害怕了，顺利到达学校，总算没迟到。再以后好多次，我又选择走巷子去学校早读。每次忐忑不安地走到巷子深处时，都会惊喜地发现那户人家的灯亮着，我的心也一下子踏实很多。对那户亮着灯的人家，我充满感激，那一抹亮起的

灯光给我增添了勇气与胆量。

多年后的一天，在外地求学的我回到老家，小侄女也要上幼儿园了，幼儿园就挨着村小学。我心血来潮要去幼儿园接小侄女，走的还是需要穿过巷子的那条近路。因为巷子不靠大路，交通不便，所以这些年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感觉更窄更短了。当我走到小巷里那户再熟悉不过的人家门前时，心里莫名升腾起一股暖意，禁不住抬起手叩门，一扇在记忆中存在了很多年的门，经过流年风霜的洗礼，还在。

门开了，一位穿着朴素、面容和善的老大爷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打开门，一股暖流瞬间流遍我全身。走近他，我要告诉他那些有关灯光的温暖故事……

人生的秋天

阵微风，它也能在苍穹下翱翔；即使是一块石头，只要有阳光雨露，它也能生根发芽，开出灿烂的花朵。

人生夏季的浮躁和轻狂，也能滋生狂妄的自信。从不设防的我，虽经受了生活的打击和挫折，但依旧坚信这世间的美好洁净多于丑恶肮脏。正如夏天的树叶，虽然繁茂翠绿，但也会有一些树叶枯萎发黄。

在人生的长河里，每一圈涟漪都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从部队复员回来，因为诸多原因，我与各地的战友失联二十多年。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尽管如今的我们相距千里万里，但只要打开手机，也能天

天相见，谈笑间，仍能找回沙场秋点兵时的朝气和激情。

人生就像一本书，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撰写着自己的故事，演绎着不同的章节。我时常对未满三岁的孙女说：“让爷爷多抱抱、多亲亲。等你大了，我就不能抱你了，也不能再亲你的小脸了。”往后余生，若能远离尘世的喧闹，居乡村一方雅室，静守一窗闲情雅致，饱蘸一笔年轻时的喜好，任飞扬的思绪在笔尖起舞，任凭放飞灵魂在唐诗宋词中畅游，让浪漫的情趣在琴棋书画诗酒茶间摆渡，把秋季活出春天的模样，岂不快哉！

球友贤德

是为了锻炼身体，预防“三高”。从最初的锻炼身体、结交朋友，到提高球技、参加比赛、获得荣誉，我对球友的认识是纯粹的，不掺杂世俗的人际关系，球打得好才是硬道理。打了比赛以后，球友们往往约着聚餐会、聊聊天，以前我也是乐于参加的，时间长了发现有时聚餐变了味，纯粹是为了喝酒，慢慢地就不愿意去了。

印象中的贤德哥，黑黑瘦瘦的，脾气温和，为人友善，从没听说他跟谁发生过争执，爱喝酒的球友里也没有他，所以我们总是一块儿练球、一起参加比赛，每年的市直运动会或工会举办的乒乓球比赛中，我们总会有机会出现在参赛名单上。贤德哥发球

好，我们打比赛时，他的发球抢攻总是对付我的撒手锏，尤其是逆旋转发球，总让我招架不住。记得2019年的市直运动会上打团体赛时，我们队的对手就有贤德哥，比赛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比赛前我们约好了赛后一起喝酒。没想到，这个约定，竟成了不能实现的诺言！

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很久没有在一起打球了。后来，偶尔有一次与球友聚餐，突然听说贤德哥不在了，且已经有几个月了。我一下子蒙了，可又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生活就是这样，总有些意外让我们措手不及，总有些人的离开让我们猝不及防。愿逝者安息、生者安康！

智慧如她

说她胆子小不敢上车……

以前我一直觉得她目光短浅，认为她太不会把握机会，没有斗志没有争胜心，但那晚听了她的讲述，再联想到她温馨幸福的

家，忽然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智慧的女人——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是的，无论居家型还是事业型，每个人都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编者絮语

一个女人，从出生，到长大，到老去，都要经历什么呢？青春期、恋爱、工作、结婚、生子、育儿、发胖、变丑、衰老……没有哪个女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职场白骨精，还是全职主妇，都会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经历这样那样的无奈与悲凉，甚至

会经历冷漠的摧残和人性的拷问。记得2018年秋天，作家周瑄璞来深讲学时曾谈到女性成长的困惑。话到动情处，她说，作为女人，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修炼和成长。女人身上要有光，要有冲破困难的力量，才能慢慢抵达远方，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在我们身边，有许多自带光芒的女人，她们历经生活的磨难而不退缩，她们面对生活的困苦勇往直前，她们用女人的柔美和坚韧，为家庭、为子女、为父母抵挡住世界的坚硬，可能她们衣衫褴褛、步履蹒跚，相貌普通、身材臃肿，没有工作、生活艰难，但比起那些有人生捷径可走的女性来说，更值得尊敬和认同。

咏梅

■宋宗桃

冰雪凌寒冬，
百花皆凋零。
四野白茫茫，
唯有梅花红。



国画 红梅出悬崖 林英作

暖窗（外一首）

■特约撰稿人 赵根蒂

一夜北风紧
老城墙下的塘里，结满了冰
大地紧闭了这亮晶晶的门户
关上了厚厚的玻璃窗
水里的鱼儿，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躲在家里的露台上
阳光安安静静地倾泻而下
大风却窜屋越脊
在枯枝上摇摇晃晃地轰扑下来
撞到了玻璃后，摇了几下窗框
气急败坏地转身而去
我浸在暖阳里，轻暖一口普洱
在键盘上敲一行春天
你轻轻甩甩尾巴，吐了几个泡泡
太阳照耀你，游进时光的另一个轮回

举杯邀暖阳

虽不太懂茶道那一套细致的程序
但我也有一只透明的茶壶
几只精致的青瓷小杯子
有朋友时，多摆几只
独酌时，就摆一只
除了自己，一小口一小口地文雅
更重要的是今天
湛蓝的天空中
灿烂的阳光应邀而至
飘然穿过玻璃，落在椅上
桌上，一盏，一影
像三个不擅饮酒的老友
就安静地与我，对坐在尘世
窗外寒风呼啸
窗内，我们举杯对酌